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NATIONAL IDENTITY

民族认同

Anthony D. Smith

[英国] 安东尼·D. 史密斯 著 王娟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民族认同

Anthony D. Smith

[英国] 安东尼·D. 史密斯 著 王娟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认同 /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 著; 王娟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3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National Identity

ISBN 978-7-5447-7061-3

I. ①民… II. ①安… ②王…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 ②民族国家-研究 IV.
①D091.5 ②D0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6971 号

National Identity

Text Copyright © Anthony D. Smith, 1991

First Published 199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8-028 号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民族认同 [英国] 安东尼·D. 史密斯 / 著 王娟 / 译

责任编辑 熊 钰
装帧设计 胡 芑
校 对 梅 娟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9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061-3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导 论

民族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本书的目标是对这一现象的性质、起因和后果提供一种简洁明了的介绍。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的浪潮正重新高涨，因此，对与民族现象相关的领域作一提纲挈领的描述是颇合时宜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历史学的研究外，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数量寥寥。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族裔复兴(ethnic revival)已经将公众和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与族裔民族主义相关的议题上，并在学界和政治界都引发了重要的争论。在北美地区，关于族性(ethnicity)的联合研究，同样激发了对世界各地的多族群国家问题的关注。

本书试图为民族认同提供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并应用我在《民族的族裔起源》(*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一书中所发展的概念，来描述民族与民族主义从前现代向现代世界的转变。这里的潜在假设是：如果仅仅将民族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斗争的形式，

* 本书英文版初版于1991年，当时苏联尚未解体。——译注(本书正文脚注均为译注，后不再注明)

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们；我们必须同时将它们视为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必须要与民族认同这个包含特殊的语言、情感与象征符号的多维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尽管就分析的目的而言，我们有必要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从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认同这个现象中区分出来；但是，如果想要理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我们就必须将分析建立在更广阔的视角上，而这一广阔视角的焦点正是作为一种集体性文化现象的民族认同。

vii 这种研究路径需要对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形成过程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抓住现代民族的前现代起源，并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与族裔认同和共同体的问题联系起来。

我在其他著作中已阐述过上述问题，因此在本书中，我将关注另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族群(ethnie)与现代的民族之间具有怎样的延续性？后者是如何被形塑和创造的？关于研究族性问题的各种方法，已有大量文献作出过论述，我在这里只会简略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尤其要参考泰勒和亚普(Taylor and Yapp, 1979)和斯塔克(Stack, 1986)的两本书中的文章，以及麦凯(McKay, 1982)和A. D. 史密斯(A. D. Smith, 1988a)的著作。]

在本书中，我关注了四个主要议题。第一，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集体性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具有什么特征？第二，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族裔基础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是如何在早期的现代欧洲出现的？第三，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象征符号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对基于领土或族裔的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什么影响？最后，我还关注各种各样的民族认同的政治后果，即它们对族裔冲突的加剧具有哪些潜在影响？我们是否有机会消除这类导致地方不稳定的身

份认同和意识形态？

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主义可能是最具感染力的认同神话，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却千差万别。在典型意义上，民族认同的神话是指将领土或血缘（或二者兼具）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这些差别构成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动乱与冲突的重要原因。那些艰苦而漫长的“族际”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都源于双方在民族认同的理念和诉求方面存在分歧。如果我们想要缓解（先不要说解决）这些冲突，并创造一个真正的跨民族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梅奥尔 (Mayall, 1990) 的精彩论述]，那么，对这些理念和诉求的理解就是至关重要的。

上述问题形塑了本书的论述和结构。我将从对不同类型的集体性文化认同的粗略考察入手，目的是凸显民族认同的独特性。第2章关注现代民族的族裔基础，并鉴别出它们的特征、发展动态和生存潜力。第3章追溯了民族形成的两条主要路径，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最早的现代民族性国家 (national state) 产生于西方？在贵族制的族裔共同体中，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官僚行政体制，将较低的社会阶层和外围地区的族群整合进来；在大众性的族裔共同体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将“人民”动员起来。这两个过程所形成的对比，最早出现在早期现代的欧洲，但很快也在其他大陆上出现，并且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化与政治的永恒主题。 viii

第4章从意识形态、语言与情感的角度，介绍了民族主义的概念，重点关注民族认同的符号、仪式与习俗，并将各种基于领土的民族主义与各种基于族裔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作为意识形态和语言的民族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个文化发源地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简要探讨。

第5章和第6章接下来将考察领土型民族认同和族裔型民族认同的形成途径,以及它们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的政治影响。第5章关注领土型的政治共同体如何从之前的帝国或殖民地中产生,以及知识阶层如何有计划地帮助创造了“公民民族”(civic nation)。第6章追溯了在19世纪的东欧和中东、20世纪的非洲和亚洲,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起的欧洲和苏联反复出现的大众性“族裔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轨迹。在每个案例中,都出现了一个相似的“方言动员”(vernacular mobilization)过程,即通过本土性的文化和历史对人民进行动员。尽管动员的形式和时机多种多样,但这种动员对既存的国家体制提出了挑战,并激发了强有力的族裔分离运动与领土收复主义运动。

最后一章将对出现一个新的“后民族”(post-national)世界的可能性予以考察。在这个新世界中,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将不复存在。考虑到当前跨国公司受到的种种限制、大国集团的瓦解以及全球性通信网络民族化的趋势,短期内消除民族主义的希望非常渺茫。然而,在“泛”民族主义(“pan” nationalism)的文化支持下,出现了一些区域联合体的迹象,这可能预示着,至少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区,集体性的身份认同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ix 这将是一个漫长和不确定的过程。我们唯一有把握做些预测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会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扩张。因此,对这一具有全球性影响并迅猛发展的现象,我们亟须增进理解。

安东尼·D. 史密斯

伦敦经济学院

1990年3月21日

目 录

导 论	001
第1章 民族认同与其他认同	005
第2章 民族认同的族裔基础	027
第3章 民族的兴起	055
第4章 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	089
第5章 民族是被设计出来的吗?	123
第6章 分离主义与多元民族主义	152
第7章 超越民族认同?	175
注 释	215
参考文献	233
索 引	254

导 论

民族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本书的目标是对这一现象的性质、起因和后果提供一种简洁明了的介绍。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的浪潮正重新高涨，因此，对与民族现象相关的领域作一提纲挈领的描述是颇合时宜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历史学的研究外，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数量寥寥。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族裔复兴(ethnic revival)已经将公众和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与族裔民族主义相关的议题上，并在学界和政治界都引发了重要的争论。在北美地区，关于族性(ethnicity)的联合研究，同样激发了对世界各地的多族群国家问题的关注。

本书试图为民族认同提供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并应用我在《民族的族裔起源》(*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一书中所发展的概念，来描述民族与民族主义从前现代向现代世界的转变。这里的潜在假设是：如果仅仅将民族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斗争的形式，

* 本书英文版初版于1991年，当时苏联尚未解体。——译注(本书正文脚注均为译注，后不再注明)

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们；我们必须同时将它们视为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必须要与民族认同这个包含特殊的语言、情感与象征符号的多维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尽管就分析的目的而言，我们有必要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从内容更宽泛的民族认同这个现象中区分出来；但是，如果想要理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我们就必须将分析建立在更广阔的视角上，而这一广阔视角的焦点正是作为一种集体性文化现象的民族认同。

vii 这种研究路径需要对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形成过程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抓住现代民族的前现代起源，并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与族裔认同和共同体的问题联系起来。

我在其他著作中已阐述过上述问题，因此在本书中，我将关注另一个问题：在前现代的族群(ethnie)与现代的民族之间具有怎样的延续性？后者是如何被形塑和创造的？关于研究族性问题的各种方法，已有大量文献作出过论述，我在这里只会简略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尤其要参考泰勒和亚普(Taylor and Yapp, 1979)和斯塔克(Stack, 1986)的两本书中的文章，以及麦凯(McKay, 1982)和A. D. 史密斯(A. D. Smith, 1988a)的著作。]

在本书中，我关注了四个主要议题。第一，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集体性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具有什么特征？第二，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族裔基础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是如何在早期的现代欧洲出现的？第三，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象征符号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对基于领土或族裔的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什么影响？最后，我还关注各种各样的民族认同的政治后果，即它们对族裔冲突的加剧具有哪些潜在影响？我们是否有机会消除这类导致地方不稳定的身

份认同和意识形态？

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主义可能是最具感染力的认同神话，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却千差万别。在典型意义上，民族认同的神话是指将领土或血缘（或二者兼具）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这些差别构成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动乱与冲突的重要原因。那些艰苦而漫长的“族际”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都源于双方在民族认同的理念和诉求方面存在分歧。如果我们想要缓解（先不要说解决）这些冲突，并创造一个真正的跨民族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梅奥尔 (Mayall, 1990) 的精彩论述]，那么，对这些理念和诉求的理解就是至关重要的。

上述问题形塑了本书的论述和结构。我将从对不同类型的集体性文化认同的粗略考察入手，目的是凸显民族认同的独特性。第2章关注现代民族的族裔基础，并鉴别出它们的特征、发展动态和生存潜力。第3章追溯了民族形成的两条主要路径，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最早的现代民族性国家 (national state) 产生于西方？在贵族制的族裔共同体中，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官僚行政体制，将较低的社会阶层和外围地区的族群整合进来；在大众性的族裔共同体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将“人民”动员起来。这两个过程所形成的对比，最早出现在早期现代的欧洲，但很快也在其他大陆上出现，并且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化与政治的永恒主题。 viii

第4章从意识形态、语言与情感的角度，介绍了民族主义的概念，重点关注民族认同的符号、仪式与习俗，并将各种基于领土的民族主义与各种基于族裔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作为意识形态和语言的民族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个文化发源地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简要探讨。

第5章和第6章接下来将考察领土型民族认同和族裔型民族认同的形成途径,以及它们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的政治影响。第5章关注领土型的政治共同体如何从之前的帝国或殖民地中产生,以及知识阶层如何有计划地帮助创造了“公民民族”(civic nation)。第6章追溯了在19世纪的东欧和中东、20世纪的非洲和亚洲,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起的欧洲和苏联反复出现的大众性“族裔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轨迹。在每个案例中,都出现了一个相似的“方言动员”(vernacular mobilization)过程,即通过本土性的文化和历史对人民进行动员。尽管动员的形式和时机多种多样,但这种动员对既存的国家体制提出了挑战,并激发了强有力的族裔分离运动与领土收复主义运动。

最后一章将对出现一个新的“后民族”(post-national)世界的可能性予以考察。在这个新世界中,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将不复存在。考虑到当前跨国公司受到的种种限制、大国集团的瓦解以及全球性通信网络民族化的趋势,短期内消除民族主义的希望非常渺茫。然而,在“泛”民族主义(“pan” nationalism)的文化支持下,出现了一些区域联合体的迹象,这可能预示着,至少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区,集体性的身份认同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ix 这将是一个漫长和不确定过程。我们唯一有把握做些预测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会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扩张。因此,对这一具有全球性影响并迅猛发展的现象,我们亟须增进理解。

安东尼·D.史密斯

伦敦经济学院

1990年3月21日

第1章

民族认同与其他认同

对雅典来说，公元前429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一场瘟疫席卷雅典，执政三十年之久的伯里克利染疫身亡。自此，雅典的力量明显衰落了。

同一年，索福克勒斯最伟大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上演。这部剧作常被视为作家就“骄傲和权力所隐藏的极大危险”对他的国民提出的警告，但它的核心线索却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这部戏剧的情节从一次瘟疫开始，但这一次，它摧毁的不是雅典，而是忒拜。很快，人们就了解到，这场瘟疫是由诸神降下的，原因是很久以前的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忒拜的国王拉伊俄斯被杀。在这场谋杀发生后不久，前往德尔菲神殿的俄狄浦斯到达忒拜。他正确地回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将这座城市从恐怖中解救出来。于是，俄狄浦斯成为忒拜的王，并娶了拉伊俄斯的遗孀伊俄卡斯忒。他们生育了四个孩子，二男二女。

在这部戏剧的开始部分，俄狄浦斯许诺将找出导致这场瘟疫的

不洁之物，并将其放逐。他派人请来了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然而，忒瑞西阿斯阴郁地回答说，他俄狄浦斯，就是那个必须被驱逐的不洁之物。俄狄浦斯怀疑忒瑞西阿斯是被伊俄卡斯忒的诡计多端的兄弟克瑞翁教唆，才提出这样一项指控。伊俄卡斯忒平息了他们的争吵，并说明他的前夫拉伊俄斯是在一个“三岔路口”被一伙强盗杀死的。这唤起了俄狄浦斯的回忆，他记起自己曾经杀死一些陌生人。然而，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并在他回到忒拜时，请求被送往牧场。俄狄浦斯派人去找他，他必须弄清楚拉伊俄斯究竟遭遇了什么。

1 一个来自科林斯的信使带来消息说，城市的王、俄狄浦斯的父亲波吕波斯去世了。这使俄狄浦斯回想起很久以前他为什么离开科林斯，并再未回去。原因是一条来自德尔菲神殿的神谕，它预言他将杀死自己的父亲，并迎娶自己的母亲。直到现在，他仍然不能返回科林斯，因为担心会与自己的母亲墨洛珀结婚。

然而，科林斯的信使还给俄狄浦斯带来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事实上，他并不是科林斯的国王与王后的儿子。他是被国王夫妇收养的弃婴，因为他们没有孩子。而在很久以前将这个弃婴送到王室夫妇手中的不是别人，正是眼前这位信使。在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在喀泰戎山放羊的牧人。如果这位信使没有从他的同伴（来自忒拜的牧人）那里收下这个婴儿，俄狄浦斯就将死于旷野之中。他的小脚因有皮带穿过而肿起，他也因此得名“俄狄浦斯”（意为“肿胀的脚”）。那个忒拜的牧人是谁？他从哪里得来了这个双脚被皮带穿过的婴孩？伊俄卡斯忒意识到了这个悲惨的真相，并请求俄狄浦斯打消继续追索的念头。可是他拒绝了，他必须弄清楚“他是谁”。伊俄卡斯忒冲了出去。俄狄浦斯唱道：

要发生就发生吧！即使我的出身卑贱；
我也要弄清楚。那女人——
女人总是很高傲的——她也许因为我出身卑贱感觉羞耻。
但是我认为我是仁慈的幸运的宠儿，不至于受辱。
幸运是我的母亲；十二月份是我的弟兄，
他们能划出我什么时候渺小，什么时候伟大。
这就是我的身世，我决不会证明是另一个人；
因此我一定要追问我的血统。^{1*}

现在，一个忒拜牧人被带了进来。他正是那个在拉伊俄斯被杀时逃掉的人；然而，他也正好是那个很久以前在喀泰戎山将婴孩交给科林斯信使而使其免于曝死荒野的人。开始，他很勉强；后来，在巨大的恐惧之下，他坦露了真相：他是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最信任的仆人，他们将婴孩交给他，令他丢弃在喀泰戎山，原因是一条神谕；而这个婴孩是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孩子。

俄狄浦斯冲了出去，他发现伊俄卡斯忒已悬梁自尽。他弄瞎了自己的双眼。他的余生变成了一场漫长的追索，追索他的诡谲命运究竟蕴含了什么寓意。开始是在忒拜，后来是在与安提戈涅的流亡中，直到在雅典城外的科洛诺斯，在欧墨尼德斯的果园里，泥土将他吞噬。正是通过这个结局，他使雅典成为永恒的圣地。这是这位诗人最后的想法，² 时间是公元前406年，此时，他的漫长生命走到了尽头。²

* 此段引文采用了罗念生的译文，参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古希腊悲剧经典》(上)，罗念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